

劉建東近期短篇小說欣賞與解讀

孫仁歌

安徽新華學院

前言

曾讀過劉建東獲得第八屆魯迅小說獎短篇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還推薦給大學生們閱讀並訓練其評論寫作。此前，我與劉建東素不相識，完全是以文知友，是通過閱讀讓我對《無法完成的畫像》之巧妙構思以及充滿人性溫度的敘事不禁嘖嘖稱讚。小說之所以能過關斬將衝出重圍獲得魯迅文學獎，一定是那種巧奪天工的構思以及蕩漾漫溢著一種暖意的人性放大化的基調征服了評委們的評選標準。學生們寫出的一篇篇稚氣尚存但用情真誠純粹的評論，似乎成了我的代言。不足的是，他們只會栽花，不會栽刺，評論顯得表揚有餘，批評與理性不足。從此，我便比較關注劉建東的創作動態及其小說新作，看看能否獲得新的靈感。

1

近日從《小說月報》2024年第5期上讀到劉建東的短篇小說新作《開往市區的班車》（原發《萬松蒲》同年第2期），一口氣讀完這篇小說，讓我的讀後感為之一亮，劉建東的小說構建並未停留在那篇得獎小說一個模式上，此作無論是在選材還是在立意乃至敘事狀態上都有所

突破，小說視角沒有迴避某些社會問題，並在不動聲色的敘事中揭示了娛樂表演領域「潛規則」給普通人生帶來的巨大傷害與絕望，掩卷而思，令人倒吸一口涼氣。

摘要：劉建東的短篇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曾獲得第八屆魯迅小說獎。但劉建東近期發表的幾篇短篇小說其立意及構建並未停留在這篇得獎小說一個模式上，尤其短篇小說《開往市區的班車》、《逐漸乾枯的聲音》無論是在選材還是在立意乃至敘事狀態上都有所突破，小說視角沒有迴避某些社會問題，並在不動聲色的敘事中揭示了娛樂表演領域「潛規則」給普通人生帶來的巨大傷害與絕望，掩卷而深思。

關鍵詞：劉建東；近期短篇小說；揭示「潛規則」；突破

小說主要人物李彤原來是一家煉油廠的電視台主持人，對未來充滿憧憬和理想，自覺得技校畢業文化不足需要充電，便每周要乘班車去市裡電大聽課。在開往市區的班車上，出現了一個一次次為她殷勤讓座的同廠設計室理工男小董，

小董的出現讓故事充滿了懸念。只是小董的一次次殷勤讓座並沒有分散抑或轉移正處於追夢理想狀態的李彤的注意力。小董的讓座行為看似常態卻另有深意，這一「讓」成為小說故事的「催化劑」，有趣地推進了故事的發展。從小說而言，這是偶然，是巧合，小說就是巧合的藝術，無巧不成書；而從李彤的際遇來論，這可能就是她的命中注定，小董從偶然讓座到後來成為欣賞她、理解她、呵護她的丈夫，都是始料未及的。開始，李彤並沒有在意頻頻讓座的陌生人，雖然同廠也如同陌路，李彤對於小董的殷勤似乎已經司空見慣，殊不知小董就是她命中那個「等待戈多」的人，而「戈多」最終竟真的來了。

而「戈多」最終竟真的來了是因為李彤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變故使然。這個變故才是小說的中



心所在，小董只是故事需要，作者在故事設計中留下的一個「草蛇灰線」而已。

2

李彤有個閨蜜叫林楊，她們既是纏纏綿綿的好朋友，又是相互存在微妙競爭意識的對手。兩人在夢想誘人並為之奮進的人生追求中，發展並不均衡，她們都拒絕早婚，都把實現人生的理想放在頭等大事上，論處境，林楊也不比李彤優越多少，她是一家印染廠的廣播員，她們為了理想，都想報考省電視台播音員招聘，為此，都上了電大充電，彼此就成了電大同學，關係進一步升級，一度好得親密無間，無話不說。但在齊頭並進的競爭中，上天並沒有把好運給她們平均分配，競爭省電視台播音員的結果，卻是此起彼伏，林楊笑到了最後，李彤被淘汰。此後，林楊的人生走向一路陽光燦爛、風生水起、心高志遠、春風得意。而李彤很失落，鬱鬱寡歡，但也並不嫉妒林楊，彼此關係仍然正常，李彤還真誠地當面向林楊祝賀。林楊開心自我滿足之際，總是覺得有一種莫名的愧疚，閨蜜之間的情分並沒有淡化，一心想找機會幫一幫李彤。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李彤接到林楊的電話，林楊告訴她，她認識一個導演，有一部電視劇即將開拍，有一個角色，很適合李彤，吩咐她去外地去面見那個導演。天上突然掉下來大餡餅，李彤不禁興奮、期待並惴惴不安，理想國的大廈一時間又重現一片光明，這個機會對於正處於生命低潮的李彤來說，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作者在講述這個故事中把題意和目的隱蔽得很深，可謂深文隱蔚，餘味曲包。作者把個人主觀情緒控制把握得十分得當，敘事節奏恰到好處，總是不動聲色，讓故事沿著自身的規律悄然推進。

3

李彤一路風塵僕僕，終於見到了形跡怪異的大鬍子導演。大鬍子導演道貌岸然，見了李彤就要熱情款待李彤，並心懷鬼胎三番五次向李彤勸酒，李彤畢竟涉世不深，自然擋不住導演的頻

頻出招，出於禮節，李彤便破天荒硬灌了自己幾杯，瞬間就暈了過去，等她蘇醒過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玷污了，一切後悔都晚了，處於自尊的驅使，李彤訣別了大鬍子導演，並徹底放棄了所謂表演藝術的鬼門關。她也不恨林楊，但從此再也沒有和林楊聯繫了。她的夢想被擊得粉碎，擊碎她夢想的人不單就是一個大鬍子導演，林楊似乎也是一個合夥人。殊不知，林楊是好心做成了壞事，李彤的消息從此從她的世界裡消逝。

理想國大廈崩塌了，李彤如同墜入了萬丈深淵，出於自卑，主動辭去了煉油廠電視台主持人工作，從前台跌到幕後，人生也從理想大廈的制高點跌入低谷，只有當初在公交車上頻頻為她讓座的小董以及從未間斷的纏纏綿綿、討好獻媚種種，還流淌在李彤的血脈裡，其含金量也越來越重，小董真的愛她、欣賞她，並無世俗的功利目的，也做了很多抓人軟肋的努力。頻頻讓座的同時，還一次次拿出自己心儀的筆記本請李彤簽字，筆記本一來一往之間，不經意中日積月累地培養了彼此的感情。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終於成了夫妻，也有了（屬於大鬍子導演的）女兒，女兒的成長，一直牽動著李彤的敏感神經，當她女兒向她提出要報考電影學院的主觀願望時，李彤如五雷封頂，自己當初失貞於一個狗屁導演「潛規則」之陷阱的狼狽影子還歷歷在目，她怎麼能眼睜睜讓自己的女兒重蹈覆轍呢？李彤的態度是堅決的，死活也不同意女兒的人生選擇，寸步不讓。可女兒仍然我行我素，居然不打招呼就獨自跑到南方的一個劇組，涉獵表演專業了。李彤滿世界尋找女兒。後來小董開著私家車直奔南方女兒所在的劇組，找到女兒後，李彤對女兒的行為不依不饒，母女兩一度針鋒相對。這時劇組的一個副導演走過來躍躍欲試要為自己的演員解圍，結果與李彤發生了肢體衝突，不料副導演不慎後倒觸到要害喋血現場。

等待林楊踏破鐵鞋無覓處、終於來到李彤所在的煉油廠時，見到的是當初曾被她戲言讓座別有用心的小董，卻沒有見到她念念不忘的閨蜜李彤，殊不知那時的李彤已經成了罪犯煉獄去了，這一切不幸，始作俑者就是林楊，如果不是

她給李彤介紹那個靈魂骯髒的大鬍子導演，李彤的人生不至於是這種結局。李彤的人生完了，可開往市區的班車似乎一直還在她的靈魂裡繼續進行著，這個班車沒有給她人生帶來理想國，卻給她帶來了知心知肺的小董，或許在她的破碎的天平上，獲得小董的愛遠比充滿凶險的理想國更有分量、更有價值，有個稱心如意的人陪著平淡淡過日子，才是真正屬於她的東西。

4

讀完劉建東這篇小說，較之那篇《沒有完成的畫像》，立意與構思有很大不同，的確，讀完《沒有完成的畫像》只有餘味綿綿的美感卻少了點震撼；讀完這篇《開往市區的班車》雖然少了點暖意卻多了幾分風骨。《開往市區的班車》是一篇揭示問題的小說，儘管作者情緒克制，敘事力求含而不露，但滲透在字裡行間的隱隱鋒芒，成就了這篇小說的重量。在我看來，小說的本質並不是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而是小說家要有一種責任、一種擔當並要有一種冒險精神，小說家的使命不能迴避問題尤其社會問題，也就是說，小說這東西既要有藝術感，又要有悲劇感，才有力度。北愛爾蘭作家安娜·伯恩斯 (Anna Burns) 的小說《送奶工》之所以能獲得布克獎，不是因為小說講了一個好聽的故事，根本原因除了原創風格、獨特的見解外，還在於她真實地、藝術地揭示了令人震撼的社會問題，給人以啟悟乃至警醒，如此，小說才顯示出其不同凡響的社會價值。

安娜·伯恩斯的文學觀點：社會問題需要被人寫下來！她說：「我寫的是一個壓抑、封閉、隔離的社會。不管是不是北愛爾蘭，這就是我寫的那種社會。」^[1] 是的，不管她使用了什麼先鋒筆法乃至如何彰顯個性化手段，寫小說不是純粹用來玩的，對於任何一位嘔心瀝血寫作的作家來說，都是因為有了思想、思考和相呼應的藝術發現，才會不由自主地坐下來把它寫下來。著名批評家李建軍也有類似論斷：「小說是以批判、質疑的態度揭示人的艱難境況的藝術，但也是以積極的態度肯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行為。」^[2]

這無疑就是文學的精神品質，縱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凡是能給讀者給社會帶來某種人文思想、觀世透世啟示、批判性、耐人尋味的寓意和持久的審美享受，包括藝術感、價值感又不乏悲劇性的且容易引發讀者互動與共鳴的小說，差不多都長久地駐扎在了讀者的靈魂裡了。當然，以一個短篇小說《開往市區的班車》的容量與重量、寬度與厚度，還不足以與世界名著的博大精深相提並論。

魯迅的小說文本就具有深刻與辛辣的批判性，無論是對麻木、不覺醒以致淪為看客的批判，還是對立人乃至救救孩子療救的期待，魯迅的批判性都是熠熠生輝的。只是魯迅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思維定勢總是把中國的落後與愚昧過多地歸咎於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華老栓們、閻土們、阿 Q 們，而沒有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抨擊文化的劣根性以及社會問題來自制度問題的根源。

這篇《開往市區的班車》雖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說，卻在溫文爾雅的敘事中不動聲色地揭示了影視表演領域存在極具殺傷力的「潛規則」，李彤就是這種「潛規則」的犧牲品。影視表演領域存在極具殺傷力的「潛規則」應該就是社會問題，嚴重危害社會道德秩序，需要作家小說家寫下來，從而揭示問題的癥結及其社會根源所在。這應該是作家小說家的一種責無旁貸的責任抑或文學使命，人類總是有弱點的，人性也如此，許多人就洗不乾淨自己的靈魂，這些東西如果沒有人去寫，去揭示，就是把問題養起來危害社會的肌體，社會也少了一塊淨土。人類乃至社會畢竟是有弱點的，有弱點就需要有人去發現、去研究、去揭示，正如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凱雷特所說：「即使是最強壯和最聰明的人，他的人生仍然會有脆弱和困惑的地方。如果不去承認、不去研讀這些人類的弱點，我們將永遠不會真正了解自己。」^[3]

《開往市區的班車》顯然沒有迴避人性的惡與被損害者的不幸。

5

《開往市區的班車》作為一篇短篇小說，用溫婉節制的筆觸揭示了社會問題之一的影視表



演領域之「潛規則」，對大鬍子導演人性的弱點沒有展開挖掘，從章法上作了簡縮處理，大鬍子導演畢竟不是這篇小說的主要人物，如果對他著墨過多，這篇小說的主線就歪了，主要人物李彤的故事就會被分散了些許血肉的密度。至於大鬍子導演借助表演誘惑所踐行的「潛規則」，讀者完全可以通過內視覺不讀自通。

我十分欣賞作者講故事推進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安靜狀態，情感控制得恰到好處，在平靜、節制、故事情節與細節拿捏得讓人嘆微有加。雖然有人認為：「在長中短三種小說文體中，短篇小說的人工痕跡最重，也必須最重，它是小說中的詩。」也因此，短篇小說承擔了藝術試驗品的義務。^[4]這幾句話雖然頗有見解，但以此為據去審視《開往市區的班車》，其「人工痕跡」似乎並不彰顯，作者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得極有分寸，是小說本身的情緒，不是作者強加的情緒，小說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都達成了和諧匹配。即表層結構強調克制過多主觀的干擾，深層結構又不斷出現超越字面意義的東西。

社會的「潛規則」不單存在於影視表演領域，而在其他各個領域，都存在千姿百態的「潛規則」，如經濟領域，「潛規則」更為凶險。

學者包升剛就尖銳地指出：「不是市場經濟本身導致道德敗壞，而是不講規則的市場經濟、處處都講『潛規則』的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敗壞。」^[5]《開往市區的班車》也算是力所能及地揭示了社會種種「潛規則」之一，「潛規則」就是典型的社會問題，也是導致社會道德敗壞、人心失去凝聚力的根源之一。《開往市區的班車》在揭示這一社會問題的同時，文字裡也飽含對人性的善惡尤其遭遇「潛規則」損害者李彤不幸的情感評價，對李彤的遭遇無疑充滿了同情和悲憫，對大鬍子導演雖然著墨不多，讀者也可以內視覺功能加以漫畫或還原，其巧妙的商業誘惑與醜惡的靈魂暗度陳倉的卑劣昭然若揭。

就這一點，《開往市區的班車》在主題覆蓋上以短見長，小說深層結構中超出字面意義的東西也頗有令人掩卷深思之處，藝術感染力不俗，可圈可點，可以說，《開往市區的班車》的思

想重量不亞於那篇得魯獎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從文學的使命感及揭示社會問題而言，對那篇得獎之作還有所超越與突破。

6

劉建東的小說創作勢頭看好，他顯然沒有重複自己，任憑敘事風格大同小異，可每一篇小說都有新的元素注入。近日又讀到他發表於《十月》今年第3期的短篇小說《逐漸乾枯的聲音》，小說敘事狀態也很溫婉，但字裡行間卻漫溢著一種苦澀與辛酸。小說寫了一家人家的不幸與變遷。父親死了，不久，母親就改嫁給了一個軍官，很快就適應並滿足於物質豐厚的生活之中，這讓母親喜新厭舊，她主觀意志要力爭忘記並抹煞過去的一切，即告別以往，面對現實，與身為軍官的丈夫一塊向新的幸福出發。同時，她希望兒女們也能和她一樣與以往決絕，隨她重歸於好。然而，三個兒女並沒有順應她的意志，老大堅守老宅，懷舊切切，不能割捨有父親的日子；老二、老三（女兒）雖然隨母去了繼父家寄人籬下，也各不相同，老二完全順應了母親，滿足於享清福的物欲之中，他精神乾枯，如同行屍走肉，整天遊手好閒，從俗如流於社會閒雜之中，天天來無影去無蹤，樂於鬼混於外，父親的死及老宅記憶早已經被他拋到九霄雲外了。老三尹伊麗卻始終對父親特別留下的一盒磁帶一往情深，她時不時會跑回老宅去見見哥哥，打探父親一盒磁帶的下落。對父親留下的聲音充滿期待和誘惑。

可上天給予母親的幸福是短暫的，軍官丈夫因為牽連一樁案子，東窗事發，被降級降薪處理，一度風光的人生一落千丈，這一重大變故讓一家人的生活又回到了原點，真合了托爾斯泰的那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前後，三個兒女也各奔前程，各得其所，老大遠走高飛去了他鄉，後來成了烈士；老二因盜竊被判刑入獄，後來出獄成了一家大集體的工人；三女兒尹伊麗考上了大學，躊躇滿志，但她念念不忘父親的影子尤其一盒磁帶的真相。一盒磁帶終於找到了，原來居然是一盒空白磁帶，父親什麼聲音也沒有留下，這讓尹伊麗一頭

霧水，是父親不願意留下任何聲音，還是被母親做了手腳，提前把聲音全部刪了？母親也在場，眼中有淚，可什麼話也沒有說。或許，對於活著的人來說，即便父親留下的聲音還在，也乾枯了，乾枯是無形的，也可以說隨著人性弱點的膨脹逐漸走向乾枯。小說是有寓意的，以母親為代表的容易忘本的「這一個」，在當下具有普遍性，可見，人性都是易碎品，薄情寡義，道德稀釋，讓人後背發涼。

這篇小說也有不少可取之處，即便以揭示問題論，也沒有迴避社會問題，文字的背面悄然湧動著一種若隱若現的批判與揭示，固然小心翼翼，卻也被有心的讀者逮個正著，在思想基調上，它與《開往市區的班車》構成了意外的互補模式，可謂珠聯璧合。寫作是需要智慧的，揭示社會問題更需要智慧，《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當年要是把所有問題都從正面撲面而來，曹雪芹可能就不成為曹雪芹了，《紅樓夢》也就不能成為《紅樓夢》了。

無論是《開往市區的班車》還是《逐漸乾枯的聲音》，都給讀者留下了空白，前一篇中李彤的結局究竟會如何？作者沒有交代；後一篇母親最後會不會懺悔？她與女兒還能走到一起嗎？作者也沒有交代，也不需要交代，該留給讀者的就要留給這讀者，這也是一種智慧，小說家如果把一切該模糊的地方都化為了一堆清清楚楚的文字，也就喪失了小說文本的魅力。

然而，小說家與小說理論家永遠是有距離的，小說家永遠滿足不了理論家的理論，理論家也永遠難以與小說家達成心神合一的共識。但小說家在小說創作中，在靈感的驅動下，無意識中也會頻頻中標，比較接近一些理論家的高見。如美國學者莉薩·克龍說：「激發小說創作的靈感可能是一閃而過的念頭、影影綽綽的想法、一張攝人魂魄的圖片，但是它揮之不去，將你彈射出熟悉的確定世界，進入一個迷人的、尚未被涉足的不確定世界。」^[6]劉建東的這兩篇小說恐怕就中了莉薩·克龍的真知灼見。

做一個小說家不容易，做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更不容易，互聯網時代固然是一把雙刃劍，可

無法阻止讀者閱讀欣賞智慧的飛躍，不容易被小說家征服，所以小說家永遠是有壓力的，隨著智能寫作的八面來風以及逐漸滲透社會，小說家就會面臨更多的挑戰。

我們共同期待劉建東在小說創作中不斷超越自己，也希望我們的社會能給作家小說家們創造更多的出大師的良好環境，以不負文學的人文精神以及揚善抑惡的使命。

項目來源：2023 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科研項目（2023AH05182）

- [1] 王勛譯：〈布克獎得主安娜伯恩斯：北愛爾蘭問題如此重要，它需要被人寫下來〉，互聯網百度搜索：界面新聞。
- [2] 李建軍：〈當下小說最缺什麼〉，載《小說評論》2004 年 03 期。
- [3] 張滢瑩：〈埃特加·凱雷特：不研讀人類的弱點，我們將永遠不會了解自己〉，載《文學報》2020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關注」專欄。
- [4] 徐則臣：〈我的短篇小說〉（創作談），載《當代文壇》2024 年第 1 期。
- [5] 包升剛：〈是什麼導致了社會普遍的道德潰敗〉，互聯網百度搜索：界面文藝青年。
- [6] [美] 莉薩·克龍：《怎樣寫故事——小說劇本創作的 6W 原則》（讀者出版社，2019 年 3 月），第 37 頁。

Apprec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u Jiandong's Recent Short Stories

Sun Ren 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Liu Jiandong's story "The Unfinished Portrait" won the eighth Lu Xun Short Story Award. However, the theme and structure of several short stories published by Liu Jiandong have not remained in the same pattern as this award-winning story. Especially in the short stories "The Bus to the City" and "The Gradually Drying Voice" there are some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subject selection, theme, and narrative stat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vel does not avoid some social issues, and it reveals the harm and despair brought to ordinary people's lives by the "unspoken rules" in the entertainment performance field in a calm narrative, which makes people think deeply after reading.

Key Words: Liu Jiandong, Recent short stories, Revealing "unspoken rules", Breakthrough